



實豐工會劇團集體創作

新華書店山東總分店發行

11711

趕磨支前粉

新華書店

1234

編 者 的 話

此劇係工人集體創作，曾於一九五〇年春節演出，獲得好評。雖在時間性上稍過，但仍有上演價值，故特出版以應各廠工友演出所需。

趕磨支前粉

(二幕四場話劇)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

地點：濟南某麵粉公司

人物：木工賈延興、盛玉水；鐵工胡雲峯、卜繁盈、鄧慶林、楊汝信、李學田；張師傅，國廠務，潘廠務。

幕啓時：公司的廣場上。正面是一道短牆，上邊寫着『打過長江去，解放全中國』的標語，牆跟有幾塊木槓子，賈延興坐在木槓子上，低着頭，抽着香煙，很不耐煩的樣子；胡雲峯在扭着秧歌，卜繁盈和李學田、楊汝信坐在地下晒太陽，拍着手打拍子。

胡：（扭着秧歌唱着『咱們工人有力量』）

衆：（接唱）咳，咱們工人有力量。

胡：白天黑夜工作忙，

衆：咳，白天黑夜工作忙！

賈：拉倒吧，還工作忙呢？別忙啦，這他娘的就够人受的啦，還工作忙呢！

胡：什麼够受的不够受的，一天幹這麼一點活，還累着了嗎？瞧你那個熊樣，像該你二百錢似的！

賈：你小子別窮唧嚕，我一肚子火還沒地處發呢，少唧嚕。

胡：鐵路巡警，你啊，管不着這一段！

賈：我非管不可，怎麼着？

胡：你說怎麼着？（二人欲動武）

卜：（把二人從中拉開）算啦，算啦，幹啥？（對胡）老胡，你別惹他，這小子碰頭找不着棉花垛，你別惹他，你瞧他那個熊樣。

賈：（站起來，向卜）滾你一邊去吧，熊架！（說着由右方下）

胡：（對卜）老卜，怎麼回事？這小子怎麼回事？

卜：怎麼回事，那天不是支前委員會來磨那三十萬袋子麵糧嗎？不是大家開了會說三個月完成，可是我們現在開的是半部機器，怎麼能完成呢

！?廠長和張師傅商討了一下，想把那半部廢機器，在一個月當中修好，老賈就覺得這事辦不到，淨說洩氣話，老國和老潘說他一頓，從那天起這小子就彆扭，又把在國民黨時代磨洋工的那股子勁拿出來啦！

盛：老卜，你別說啦，說實在的，咱廠子裏這半部機器有多少年不用啦？

卜：（想了想）總有個十七八年啦吧！

盛：啊，十七八年啦，羅底皮帶都他媽報廢啦，軸靈篩絹都他奶奶的不能使啦，又沒有現成的材料，憑什麼來修理啊？半部機器缺胳膊少腿沒心沒肺的，鬼子時代就閒了十幾年不用啦，楞說一個月能修好，這不是找蠟坐。

胡：好機器還用的着咱修理，那也顯不出咱們的本事來啦。

盛：對，修理部就我們這五六塊料，看你們怎麼修法？

胡：怎麼辦？大夥齊了心還怕到時候交不上活？（向卜）要能都像張師傅似的就好了！張師傅到現在還沒吃飯呢，這老傢伙真行。

卜：張師傅可真有兩下子，兩天兩夜沒睡覺，幹的還一個勁。

胡：張師傅改造的溜子已經差不多啦，他啊，可真有個研究勁，張師傅在從前的時候，可真沒有這麼賣過勁，從解放以後不知爲什麼一個勁的幹，不要命的幹；昨天我說張師傅你歇歇吧，你要累爬下了，咱這修理部就停擺啦，你猜他怎麼說？他說小伙子這不是從前日本鬼子和國民黨時代啦，現在是咱們自己的天下啦，從前咱們工人叫『苦力』，『下苦力的』，好事輪不到咱頭上，現在好，開會咱們得領頭，你沒常聽見說『工農兵』，『工農兵』的嗎？現在咱們是主人翁的地位啦。（張師傅上，張師傅穿着工人服，滿臉油泥，四十多歲，很疲乏的樣子。）

張：哎，老卜，

卜：張師傅來啦。

胡：張師傅，飯留在廚房裏啦，你快去吃飯去吧！

張：等一等，我把活幹完了再說，老卜，磨滾子已經抬上去啦，你幫我把它按上。

卜：張師傅你吃了飯再幹吧，人不吃飯怎麼能行呢，你吃飯去，磨滾子我一會就按上啦。

張：現在吃也吃不下，實在是不想吃。

卜：張師傅，我看你今天臉上顏色不好看，別累病

了，現在正是中午休息的時候，歇歇吃了飯再說吧。

胡：吃了飯再說吧。

張：實在是吃不下去，老卜啊，走。（張撫着老卜的肩二人下）

盛：（看了看張師傅的背影嘆了一口氣）唉！開大會的時候，一個個的楞舉拳頭，三個月完成；張師傅還自動提議說四層樓上的飛麵太可惜啦，他負責改造，把飛麵順到溜子裏去。是啊，誰不知道飛麵可惜啊，牛皮是吹下啦，改吧，老頭子，我看溜子也改不成，麵粉也交不上，到時候非丟人不可。

楊：鬼子那個時候，零件是不成問題，現在好，缺啥也買不到，就說國民黨時候吧，跟美國人訂貨，零件還能够湊付，現在好解放軍來啦，不跟美國人打交道上那兒對付零件啊？

胡：現在啊，就由咱們自己想辦法啦！（鄧慶林上）

盛：想個屁的辦法。

胡：叫你這麼一說，啥就別幹啦！沒有零件，咱們自己想辦法，沒有辦不了的事。

鄧：是啊！只要咱們大家一齊動腦筋，總會有辦法的！

胡：這不是從前啦，頭兒一來咱們就裝模做樣的幹，頭兒一走咱們就泡上啦！

鄧：是啊，昨天報紙上登着，第三兵工廠在解放以後工作的成績比解放以前的成績增加了一倍，這怎麼能够跟從前比啊？工人解放啦，大家都撒野的幹。

盛：好！幹吧，我看你們的辦法！？

胡：你看，現在工友那個落後啊？我看你們這腦袋都快成洋灰的啦。

盛楊：好好好，俺是洋灰腦袋，你是化學腦袋。

胡：這不是洋灰化學，你不聽武委員說嗎？人多出聖賢，三個臭皮匠還氣死諸葛亮呢！幹咱們這行的，就沒有辦不到的事。

——打上班鈴聲——

鄧：上班啦，別抬槓啦，走吧。

胡：這不是抬槓啊，咱說的是個理。

楊：有理沒理的吧，說了半天還是那句話，機器凡是弄不轉悠。

——飛機聲——

胡：聽，蔣該死的飛機又來啦。

衆：跑吧，上北坡躲躲吧。

鄧：咳，怕啥？幹活去吧，在前線拼命的解放軍該

怎麼樣啊，炮火連天的，一個熊飛機……（衆下）一個熊飛機怕啥？老胡，上樓幹活去。

胡：走，幹活去。

——燈光轉暗，只聽到飛機的轟炸聲。燈光漸明。

第二場

楊、李、賈、盛四人上。

李：跑了半天怪累的，坐上歇歇再說吧。

楊：對了，歇歇吧。

盛：一個飛機，頂什麼用啊，不跑也沒關係。

賈：一個熊飛機窮哼哼，哼哼了半天，把炭場子炸了兩個大坑，就拔腚跑了。

李：這一來雖然是沒炸到什麼，可是耽誤了咱們多少活啊，他媽的真討厭，我看這也是蔣該死的迴光反照，閻王爺快叫他回姥姥家去啦！

盛：可不唄，閻王爺不叫他回去，解放軍也得叫他回去。

衆：（笑）

李：夥計們，咱們剛才跑出去啦，耽誤了不少的活，樓上那些沒跑出去的還拼命的幹活呢！走吧

，幹活去吧！

衆：別歇啦，走吧！

——胡跑上——

胡：壞啦壞啦！大軸槓斷啦！

衆：啊！大槓斷啦！

楊：這不用他媽的幹啦！也不用加油啦，按下葫蘆瓢起來，好，幹吧！我看這活是交不上啦！

胡：你小子少說點洩氣話好吧，哪嚟這些熊話幹啥？人都着急，別說洩氣話啊！說啥不是斷啦嗎？想法再加點油幹唄。

——卜上——

卜：老胡，老胡，張師傅暈倒啦！

胡：張師傅暈倒啦？

卜：張師傅在機器旁邊幹着幹着活暈倒啦！幸虧老潘在旁邊一把把他抱住，架到樓下來啦。你看那不是來啦！（指左方）（大家往指的方向看）

——潘扶張上場，大家迎上去——

胡：怎麼樣？

張：不要緊……（無力的）

潘：叫王春林開車！

胡：上醫院啊？

潘：嗯，（大家扶着張師傅由右方下場。）

卜：張師傅也累爬下啦，他奶奶的，這怎麼辦啊？

（手裏的鉗子使勁往地下一擲。）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二幕 第一場

時間：距第一幕後三天

地點：張師傅家

人物：張師傅、張妻、賈延興、盛玉水、胡云峯、
國廠務、潘廠務。

幕啓：一間普通工人的住房，一張床和一張桌子，
還有幾個小木凳。

張：（嘆了口氣）唉！長這倒霉的病，早不長，晚
不長，正在這要緊的時候，躺下啦，唉！也不知
道廠子裏的機器修的怎麼樣啦？大小子他媽
，今天幾號啦？

妻：十六啦，你啊，就好好的歇着吧，廠裏的王大
夫不是說不叫你胡心思亂想的嗎？廠裏又不是
你一個人，手大握不住天，有你沒你的還不是一
樣嗎？你就別叨嘮啦，人家大夫叫你歇歇腦
子，你看你，唉！

張：要不是長這倒霉的病，溜子改的也差不多啦，
真糟糕！

妻：（看了看他，搖了搖頭）你啊，我真沒見過，
工廠也不是你的，你着啥急啊？

張：你們娘們家，懂的什麼？給你說也說不懂。

妻：懂不懂的吧，凡是長着病也不能幹活，光着急有什麼用啊？（整理桌上藥瓶子把掃地的條帚放到窗下，發現門外有人）誰來啦？（賈延興上）啊！賈延興啊，快進來吧外邊怪冷的。

賈：張師傅好點了吧？

張：好啦，坐下坐下（賈坐），我預備明天就上班。

妻：大夫說他是疲勞過度，得多休息幾天，你看他老惦記着廠裏的事，真沒辦法！

賈：是啊，張師傅你還是再躺兩天吧，身體要緊啊！

妻：誰不說來，他老是爲廠裏的事操心，你一個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啊，老賈你坐着，我去倒壺水去。（下）

賈：張師傅！從那天開會以後我老是心裏頭警扭，總覺着咱們答應這個活辦不到，幹不幹的吧，凡是機器搞不好，我就想勸勸你，歇歇吧，幹啥賣那麼大的勁啊。大前天你暈倒了，修理部就鄧着急，今天來看你，希望你多歇幾天，耽誤了活，也不能犯槍斃啊，剛才大嫂子不是說大夫叫你多歇幾天嗎？活啊，沒關係！

張：老賈，你這話就算說錯啦，咱修理機器磨麵粉是給誰幹的？

賈：還不是替公司幹的嗎？

張：什麼？替公司幹的？公司是公家的了，公司就是咱們大家的飯碗，要是搞垮了大家就不用幹啦，現在人民政府提倡發展生產，公家的公司賺了錢也要先照顧工人的福利，不能和從前一樣，像牛馬似的幹一年來，賺了錢都入了官僚資本家的腰包，工人呢，乾白瞪眼，現在共產黨領導咱們，是不會再有過去那樣不合理的事情啦！老賈，咱們哥們在一塊幹活，也不是一年半載三個月五個月啦，解放以前鬼子國民黨時候，我不勸你；可是現在我真得勸勸你，我想自己老哥們，這你不會怪我吧？

賈：張大哥，你說吧，有什麼話你只管說，我準聽。

張：好，鬼子時代和國民黨時候，咱們這幹工的什麼樣？吃苦受罪，吃不上喝不飽，辛辛苦苦的幹一輩子工，就他媽乾乾淨淨受一輩子窮，還他媽吃一輩子窩囊氣；不用說別的吧！就說你推個洋頭吧，他們這些傢伙們都滴咕你，下苦力的嗎？根本就沒把你當人看。

賈：嗯，（站起來走到桌子前面）

張：可是現在呢，有了共產黨咱們什麼都不怕，現在咱們有話就說，公司有什麼事也得跟咱商量着辦。

賈：這話不錯！

張：你從前聽說過工人在無線電裏講過話嗎？現在報紙上是工人消息，戲台上是工人故事，唱歌是表揚咱們工人的偉大力量，這跟從前比一比是不是翻了個大身？

賈：俺也覺得從解放以後，滋味不大一樣，可是俺說不出來，叫你這麼一說，俺算明白些啦。

張：上次支前委員會的武委員不是跟咱們說過嗎？現在共產黨領導咱們把那壓迫剝削咱們的反動頭子蔣介石打倒，就是爲咱們做主人翁，所以咱們應該很快把機器修好支援前線，讓咱們解放軍很快解放全中國，救出那些被壓迫的工人弟兄們！

賈：張師傅，叫你這麼一說，這不是給咱們自己幹的麼？可是，我一看到老潘，就心裏彆扭。

張：老潘這個人並不壞，就是嘴好說，其實他說你還不是爲着大家的工作嗎？

——潘廠務與國廠務推門上——

潘：啊，老賈也在這兒。

賈：嗯，（站起來走到靠門旁的小凳坐下）

張：真是，說曹操曹操就到，我正和老賈談着你就來啦，廠裏的機器怎麼樣啦？

國：先別談那個，張師傅你的病怎麼樣？好點了吧？

張：好點啦，頭還是有點暈。（說話時張妻提水壺上）

妻：喲，潘廠務國廠務來啦，大兄弟，你可勸勸他吧，今天從早晨起來就叨嘮，機器長機器短的，你說病不好還能幹活嗎？他又不是機器，機器壞了不是還得修理嗎！

潘：是啊！還是多歇幾天吧，零碎活幹的不少啦！

張：拿烟啊！（向妻）

國：這裏有，（隨說着自己掏烟）

妻：你看，我光說話啦。（拿火柴倒水）

潘：老賈，怎麼啦？半天也不說一句話？

賈：咱還能說話嗎？還有咱說話的資格？咱是落後的工友唄，有什麼話可說啊？

國：這好幾天啦，老賈就老躲着我，老賈，什麼時候我把你給得罪啦？

潘：還不是那天開會以後，咱倆勸老賈那一次，這

傢伙就爲那；我就想給老賈談一談，一直忙着沒工夫，今天正好在這兒碰着啦，（走到老賈跟前）老賈，我那天勸你是爲着大家，決不是給你有什麼過不去，咱們大家開了會在會議上通過啦，說三個月完成，無論怎麼樣困難也得完成，好，要是都像你似的，儘說洩氣話，咱這工作還能幹嗎？勸了勸你……

賈：勸人，還有這麼勸的！？圍了那麼些工友，你那叫勸人啊，算了吧，老潘。

張：哎，拉倒吧，凡是都是爲了好，爲了咱們的工作，剛才我就給老賈說過啦，潘廠務說話是直筒子，說話的態度不太和藹，自己人，這還有啥！？

潘：張師傅，我接受你這個意見，我說話的態度不好，可我對任何同志都是誠懇的，有什麼話就說什麼，不會拐彎抹角的婉轉的說，老賈，我向你道歉。

國：是啊，老潘就是這個脾氣，也不是一年半載啦，自己弟兄還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嗎，老賈。

賈：（不理）哼！

張：老賈也是個彆扭人，回頭就好啦，說開啦還有什麼，喂，原動部的機器修理的怎麼樣啦？